



边看边聊

疫情重塑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形态,没有人能幸免。它的社会影响巨大,渗透至生命观、生活观,我想,许多懒人如我,实际上是被迫接受了新冠病毒抛给我们的复杂挑战。我的书桌上多了越来越多的设备,如话筒、耳机、光圈、平板、阅读器、翻译机,电脑上也装了不同的直播软件。从一开始的排斥、回避,到现在努力面对,过了一年时间。

上个月,我参加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新书发布会,会上他传来视频作为感谢中国读者的礼物。编辑告诉我,疫情改变了这位作家。他原来一直说自己有社交恐惧症,很少参加公开活动,此次全球宣传,却堪称有求必应,甚至亲自给营销编辑回信。很难说,是疫情治好他的心理障碍,还是他决定换一种应对的面貌,重新融入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通过视频——这种更直接的方式走到台前介绍自己的想法、介绍书的缘起,这在从前都是不可想象的。我内心中依然保留着童

年的审美,认为作家并不需要照片,也不需要出来解释自己的作品,尽管我自己早已走向了“歧途”。对于石黑一雄的改变,我感到非常意外。

我小时候崇拜过很多作家,大多因为他们遥远、神秘,能看到的肖像,大致也就一两幅。后来我自己成为了作家,赶在手机可以拍照的年代以前,宣传照都是家里人拍的,笑起来也很拘谨,每张用来代表我写作成果的照片,看上去都很像“祖母年轻的时候”那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慈祥感。如今手机照相的质量越来越高,我们面对镜头也越来越轻松,反正照片可以美颜调整,拍得不好也可以删掉。平时上课,总有学生时不时举起手机拍摄幻灯片或者板书,我做学生的时候,还不敢在上课时举起手机直接拍讲台。即使手机可以拍照,大部分同学还是会选择手抄报以示尊重。现在早已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去年因为在家的时间多,心里又焦虑,我订阅了许多网

复杂的挑战

张怡微

络课程。有的是单次付费、有的是连载更新,三分之一的课程,我至今都没有听完,本质上是丧失了兴趣。还有几门系列网课,倒是认认真真学习完,专业的团队和普通的讲座录像还是不太一样。有些细节的处理,不管是对我自己上课,还是知识更新的记忆方式,都带来了新鲜

的帮助。疫情之下,我既是网络课程的消费者,也是新内容的创造者。学传播学的朋友对我说,有个词专门形容我们这样的人,叫产消者(Prosumer),指参与生产活动的消费者,由阿尔文·托夫勒提出,出于著名的《第三次浪潮》一书。

成人学习当然是需要成本的,但也有些营销模式来促销,例如试听,拼单等等。最后平均到每堂课,大概是40-50块钱,两小时授课,其实远低于未成年人的培训费用。主办方会提供一个社群,交流相关课程信息,实际上也是在建立未来“拼单”课程的朋友圈。得到的内容和大学里差不多,是书单、相关

上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刚刚起步,老百姓还在拨号上网。没有弈城和野狐,网棋大都在中国天元网下,注册个账号只能用小写英文字母。当一个大大的GUAN在网上行走,我有种账号霸凌的悲愤,向他提出对局申请,GUAN接受了。

GUAN的招法看似朴素,步步占领要冲,是我非常讨厌的“人傻目多”风格。我闭着眼睛往对方面若金汤的空里扔一颗子,等待着暴风骤雨般的攻击。对面的下一手好像自来水龙头口那一滴摇摇欲坠又怎么也坠不下来的水滴:

GUAN断网了。

后来才知道GUAN的大名叫管文浩,是一位来自南翔的围棋高手。因为工作关系,长年旅居新加坡,我们在网络上保持着止乎礼没营养的交流,直到2015年,在一个比赛里网友见面。对小管的第一印象是喜悦:一个中年脸上还挂着婴儿肥。和账号的霸凌不同,现实中的他性格低调,每次比赛赢棋,哪怕是实力悬殊的完胜,他也会真诚地送上一句:“侥幸力克强敌!”

纯天然、无公害的表情给对手带来一时恍惚:也许我真的很强?

每一次比赛都是一段旅程,每一位对手都是一次不期而遇。善待这份缘,包容的中年。

前两年我拉着他去和上海市体育俱乐部少年队的小朋友下棋。这些孩子早早在全国各大赛事里摘金夺银,准备走职业道路,我们去也就是当个陪练沙包,可恶的是小管一点沙包的觉悟也没有,每次去都要放倒几个。专业训练过的小朋友局部算路精准,大叔和小朋友下棋都是想方设法拉长战线,规避接触。管文浩则不然,选择的永远是正面作战。他的表现引起了体总教头职业三段葛凡帆的关注,第二年管文浩代表信公咨询体俱队征战上海超级联赛。

小管围棋生涯的悲伤就这么开始了,这一年的上海超级联赛,管文浩出场n次,0胜n负。

没有比赛的时候,我和小管兄弟恭,比赛一方输棋,另一方马上会跳出来踩上两脚,这就是传说中的塑料棋友情。我兴致勃勃地开始组织悼词:“黄尘遍染,只老英雄,话说那管文浩,本也该是一代英才……”

负重前行的中年人竞技状态时有起伏:父母的一声叹息,子女的一次抗拒,客户的一个差评,都能让中年人的心情从巅峰跌入谷底。这一年,管文浩的女儿准备高考。

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在管文浩面前,我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倒不是说围棋上的望尘莫及,小管是个学霸型理工男,别人家的爸爸。年近百百,还能解高三数学压轴题,我连答案都抄不对。去年,管文浩的女儿金榜高中清华大学,穿着那件淘宝包邮的老头衫,他又笑了回来。

了却心事的小管面对棋盘,思维清晰,灵感喷涌,先是代表嘉定参加全国围棋之乡比赛进入总决赛,绕道德邻联赛荣获MVP,再回嘉定全胜拿下棋王赛冠军。那份游刃有余,我仿佛又看到了二十年前中国天元网那个霸凌的账号GUAN。

霸凌的账号

天元宝宝



在上海,提起五角场,没有不熟悉,曾经的大学区,如今她已成为上海的城市副中心之一,一方繁华之地。但我要问上海滩有几个“五角场”,可能知道的就寥寥无几了。

上海滩“五角场”知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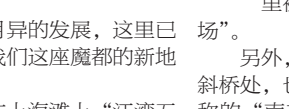
吴少华

现在的五角场,全称是“江湾五角场”,它是1927年,当时国民政府的“大上海计划”的结晶。这个计划为了与租界抗衡,将上海的中心设于江湾区的东部,在靠近黄浦江的地方划出7000亩规划区。由美国规划专家和中国设计师制订建设规划,这个规划的一个亮点就是在中心区域建设了五条呈放射形的大道,即今邯郸路、四平路、黄兴路、翔殷路与淞沪路。在五条马路聚交处,被称为“五角场”。历史上上海人在命名地名时,凡五条马路相交就叫“五角场”。因为上海城市发展迅

速,密如蛛网的马路,形成了不止一个“五角场”,为示区别,大上海计划形成的“五角场”,因地处江湾,故被冠以“江湾五角场”。

上这里就是五条马路相交,因为它距“江湾五角场”很近,为便于区别,这里被叫作“小五角场”。

另外,在上海老城厢斜桥处,也有个被民间俗称的“南市五角场”。斜桥是一个老城厢风水地名,上海城的两大水系陆家浜和肇嘉浜在此交汇,浜南有“左青龙,右白虎”之誉。后来,填浜筑路,形成了陆家浜共租界的西部和西南部越界筑路,在曹家渡形成了三角形地带,当时俗称三角场。1900年后,上海租界当局开始大规模越界修路。1900年辟芳勤生路(今长寿路),1901年辟白利南路(今长宁路),1906年辟康脑脱路(今康定路),并与原先的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极司非尔支路(今万航渡路)相交,形成辐射状,被称为“沪西五角场”或“曹家渡五角场”。但曹家渡的历史悠久,名声亦大,人们还是习惯叫它“曹家渡”。



路、方斜路、肇周路、徐家汇路与制造局路等五条马路相交。因为“斜桥”被大家叫惯了,“南市五角场”并没有传播开来。

上海还有几处五条马路相交的地方,但都未形成地名,例如徐家汇即为典型一例,此处有肇嘉浜路、衡山路、华山路、虹桥路、漕溪北路。因为这里是徐家汇,谁也不会去叫“五角场”。

如今,上海滩上只剩下“江湾五角场”一家了,也许这正是上海文化的内涵所致。套用上海话讲“勿愿跟勒人家后头炒冷饭”。

在上海滩还有不少“五角场”,例如“大柏树”处,也有逸仙路、邯郸路、曲阳路、中山北路与汶水东路五条马路相交,历史上这里就是五条马路相交,因为它距“江湾五角场”很近,为便于区别,这里被叫作“小五角场”。

另外,在上海老城厢斜桥处,也有个被民间俗称的“南市五角场”。斜桥是一个老城厢风水地名,上海城的两大水系陆家浜和肇嘉浜在此交汇,浜南有“左青龙,右白虎”之誉。后来,填浜筑路,形成了陆家浜共租界的西部和西南部越界筑路,在曹家渡形成了三角形地带,当时俗称三角场。1900年后,上海租界当局开始大规模越界修路。1900年辟芳勤生路(今长寿路),1901年辟白利南路(今长宁路),1906年辟康脑脱路(今康定路),并与原先的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极司非尔支路(今万航渡路)相交,形成辐射状,被称为“沪西五角场”或“曹家渡五角场”。但曹家渡的历史悠久,名声亦大,人们还是习惯叫它“曹家渡”。

路、方斜路、肇周路、徐家汇路与制造局路等五条马路相交。因为“斜桥”被大家叫惯了,“南市五角场”并没有传播开来。

上海还有几处五条马路相交的地方,但都未形成地名,例如徐家汇即为典型一例,此处有肇嘉浜路、衡山路、华山路、虹桥路、漕溪北路。因为这里是徐家汇,谁也不会去叫“五角场”。

如今,上海滩上只剩下“江湾五角场”一家了,也许这正是上海文化的内涵所致。套用上海话讲“勿愿跟勒人家后头炒冷饭”。

厚实的岩层与纵横的缝隙构成了的无底深岩,正在循环往复地进行着无穷无尽的

毛细现象,供给竹子的根毛、根系、根苗以应有的生命通道,使竹子在立根、铸魂、启智、长身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把咬定青山、扎根裂岩的战斗无孔不入,要无缝不钻、无孔不到,日积月累、经年叠季地营造着、发展着一个个庞大的根系网络,使它们扳住、攀定、抓牢每一块岩石,筑好自己的坚固的物质根据地;另一



春牛纳财 (剪纸) 奚小琴作

破岩独有情 青竹相依生

张大文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清朝郑燮的这首七绝《竹石》,顾名思义,是要写出竹和石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破岩表面仅有大小不一的泥团和琐细闪烁的沙砾,但它又暴露了坚硬的外壳里面所蕴藏着的、由

方面要在自力更生的物质基础上,锻炼自己的坚韧强劲的精神品质——在凌厉的、肆虐的、咆哮的、狂暴的东西南北风的千磨万击与摧残扼杀中,顽强地磨炼它那吃风则柔、风过则挺的坚韧,竹管之厚而有弹性,竹心之空而实重,就得服从于也服务于虚心善待、百折不挠的精神强者的从容安排与实践考验了。

由上述竹与石二者的有机联系来看,所谓“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是竹子对青山须臾不能离开的紧紧依靠,“立根原在破岩中”,就是青山对竹子时刻不会中断的贴心关怀。可见竹子是青山的儿子,青山是竹子的母亲。长大后,竹子是青山的卫士,青山是竹子的源泉。大而言之,竹子不但打开了它与青山的通道,而且打开了青山与狂风大雨、骄阳明月的通道,青山与外面大自然的通道,而自己对整个大自然却取之甚少;青山抚育了竹子,培育了竹子在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循环往复中螺旋上升着的顽强品质,却毫不张扬,默默无闻。

你听,这风吹竹林的萧萧之声,应该发自大山内里的无底深岩吧?

七夕会

钥匙扣

……听到这些文绉绉的品名,人们就会“蠢蠢欲购”;看到这些文艺范儿的生活用品,就会“手不由己”地成为“剁手党”。

我逛了大半天,精心挑选,背了整整一个双肩包的“新宠”满载而归。其中有上海图书馆新开发的小校场年画“旗开得胜”搪瓷杯,是送外孙女的。有南京博物院“青花万寿纹尊”的衍生品收纳盒,是纪念我与夫人红宝石婚的。有杭州中国茶叶博物馆的“茶台历”,是送“茶友”的……

文创产品买买买,既可以把展会的美好记忆长久贮存,又能馈赠亲友,愉悦一己,何乐而不为!



夜光杯

参观博物馆,当然是去看展品。可是多年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推出了一系列文创产品,就是根据古代文物的文化元素创制出精美的生活用品,如丝巾、杯子、笔袋、帆布包等等。后来又推出了“奉旨旅行”行李牌、“网红”口红等大量网红产品。这就把文化遗产与当代人的生活、审美和文化需求对接起来。由此,游客们兴致盎然地精挑细选,争相购买,文创产品成了大家的“新宠”。

北京一马当先,上海紧紧跟上。2018年年底,上海博物馆搞了一个“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我在倾心观赏大师的珍

贵书画之余,看到了四个系列的文创产品。最受欢迎的是“画禅”系列,它将董其昌的山水之美和文房意趣展现在扇子、手账、香囊、金箔画、手机壳等物件中,让艺术品都成了文化用品和生活用品……有报道说三个月的展会,参观人数达60万,文创产品的销售额超1300万元。

在中华艺术宫,我看到了全国第一个汇集了国内外几十家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创用品的专业商店——“海上文创”。在160平方米的店铺内,800多种产品挤挤挨挨,美不胜收。海派元素、江南文化、红色经典和外国艺术,都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交相辉

映,令人流连忘返。而且“海上文创”是一个“永不落幕”的展会。这几年来,我在南京、杭州、青岛、成都等地的博物馆中都与此类文创艺术品不期而遇。

展馆里的“新宠”

俞昌基

真是各美其美呀!每次,我都会咨询,比较,挑选,把展馆的“新宠”带回家。

渐渐地,我悟出了一些道理。文创作品的优劣多寡,首先与搞文创的单位的文物收藏密切相关。上海博物馆拥有大量董其昌的书画真迹,才能创造出一系列佳作。其次,与设计者的匠心创意有关。文创产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